

第一章

——
少小時代的

心靈泉水



一九八九年攝於美國紐約自由女神像前



七歲上學的時候，我父親（劉博淵）剛剛去世。父親的突然去世，給我的身心以巨大的震撼。那一刻，我本能地感覺到，自己應當和母親共同擔負家庭「責任」。父親留下三個兒子，我是老大，有責任照顧更小的兩個弟弟（劉尊獻、劉賢賢）。然而，這只是本能，在意識層面，我還不懂得如何「做人」。

父親去世後，母親（葉錦芳）帶着我們三兄弟回到鄉村（福建省南安縣碼頭鎮劉林鄉亭頭村（曾改為高山村）），我進入高山小學，開始上學讀書，並以驚人的速度在兩三年裏學會了閱讀。我發現自己會閱讀書本，是十歲那年的秋天。我的舅舅（葉重青）從他的工作單位（他是國光中學的生物教師）到我家來看望他的姐姐，我的母親。那時，我的外祖父（葉清琪）、外祖母（侯水娘）和我們住在一起。舅舅給我帶來一件禮物，這是一本書，一本叫作《普希金童話詩》的書。拿到這本書，我既興奮，又好奇，立即打開書頁。就在那個時刻，我發現了自己已經能夠讀書。於是，我把書帶到屋後的大榕樹下，獨自一篇一篇地讀下去。有時還讀出聲，但不知道那叫作「朗誦」。每一篇童話都讓我感到新



鮮，尤其是《漁夫和金魚的故事》，我讀後就把故事的每一個細節都記住了，當天晚上就講給媽媽聽，第二天又講給外祖父外祖母聽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這篇童話詩，是我心靈的第一股泉水，它不僅滋潤了我的整個童年，而且會滋潤我的整个人生。這首童話詩是我心靈的第一課，從那時候起，我的心靈開始生長了。

十二歲時，我小學畢業，升入成功中學（只有初中部）；十五歲初中畢業後，又升入國光中學（免考，被保送）。無論是在初中期間，還是在高中期間，我都給同學們講過漁夫和金魚的故事。這個故事中的三個形象，銘刻在我幼小的心間，分別在我的心靈中生根發芽。老漁夫教育我，要懂得善良，懂得寬容、寬厚，抓到小金魚，應當把牠放回大海，讓牠重新獲得生命與自由。小金魚則教育我，要懂得感激，懂得報答，懂得兌現自己的許諾。老漁夫把小金魚放回大海，牠許下諾言，將滿足老漁夫的一切要求，果然，老漁夫為他的老太婆要求的一切（從木盆、木房子到金碧輝煌的宮殿），小金魚都付諸現實；老太婆的所有夢想與慾求，牠都給予滿足。一九八九年我出國之後，在《七十年代》

雜誌上寫過一篇散文，題為《小金魚的心靈》，寫的是我給小女兒劉蓮講述小金魚的故事，希望她也有一顆知道感激的心靈，這是絕對的善。沒想到小蓮從小就自願地皈依基督教，青年時代又皈依佛教，時時心存感激變成她的心靈訴求。她對我說，我們一家都是被神放回大海的金魚，今天能贏得自由的大海，應當感激冥冥之中那股幫助我們的力量。童話詩中的老太婆，則從小就給我提供了一面鏡子。在人生六十多年的長途中，這個老太婆總是讓我知識警惕，不要貪得無厭，切勿不知滿足，這一直是我的「警已通言」。今天，這個老太婆的形象仍然在我心中發酵。我在課堂上曾如此闡釋這個老太婆：人有慾望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慾望有兩面性，一面確實是動力，另一面則是魔鬼。它的確會驅使人去努力，去奮鬥，去進取，特別是高級慾望，如求知的慾望，欣賞藝術的慾望，為群體、為國家獻身的慾望，等等，這些都不能簡單地界定為「惡」。但慾望又確實會成為人內心的「惡」，無休止地追求權力、財富、功名，的確會使人鬼迷心竅。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就發現，這種魔鬼不得了，它永遠不知滿足，小



慾望滿足了，還會產生大慾望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人乃是慾望的人質與奴隸，一切罪惡都來自這個無法戰勝的魔鬼。童話詩中的這個老太婆，原先只有小慾望，但小慾望滿足之後，她又產生了更大的慾望。慾望不斷膨脹，小金魚還是不斷地予以滿足。可是，老太婆沒有今人的「底線」意識，最終越過底線而引起小金魚的憤怒。人本有慾望的權利，因此對於慾望，簡單地加以消滅顯然行不通。我國宋代的儒家聖者朱熹，只看到慾望的黑暗面，所以強調「聖人千言萬語，只教人存天理滅人欲」，主張消滅慾望。但實踐證明，這是行不通的。然而，放縱慾望，任憑慾望膨脹橫行，也行不通。因此從社會倫理層面上說，唯有對慾望進行「制衡」，讓慾望遵循法度才可以。而從個人的道德要求而言，則需要掌握好慾望的分寸，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講的「底線」。普希金的這首詩中有一條底線，就是「我可以滿足你的慾望，但你不可剝奪我的自由」。我常常重溫這首童話詩，也常常提醒自己，切不可超越慾望的底線，即良心底線。中國歷來的帝王對待自己的臣民，就往往越過慾望的底線。統治者要求人民交租納

稅，讓皇帝擁有巍峨華美的宮廷和妻妾成群的生活，人民都可以容忍；但要求人民甘當奴隸奴才，甚至要求人民甘當牛馬，忍受自己的主宰與折磨，人民就會反抗。所謂「物極必反」，就是說專制統治達到一定的極限，就會走向反面。那個貪婪的老太婆最後引起了小金魚的憤怒，喪失掉已經得到的一切，就是因為她想主宰小金魚的慾望讓小金魚無法忍受。老漁夫放生小金魚，牠感激，是因為老漁夫給牠生命與自由；而老太婆企圖主宰小金魚，牠憤怒，是因為老太婆要剝奪牠的生命與自由。

舅舅送我《普希金童話詩》，我談論這首詩，最初只想到要像老漁夫那樣善良，像小金魚那樣知道「心存感激」，而不要像老太婆那樣貪婪，並沒有後來想得那麼多。但是，自從這一股清泉流入我心靈之後，我便感覺到自己 and 往日不再相同了。道德進入我的生命，這是我心靈生長的第一步。

這首童話詩，現在的孩子們可能不再閱讀了。而我還是希望有些孩子能夠看看，所以我把它摘錄於下：



漁夫和金魚的故事

從前有個老頭兒和他的老太婆，住在蔚藍的大海邊；他們同住在一所破舊的小泥棚裏，整整地過了三十又三年。老頭兒出去撒網打魚，老太婆在家紡紗績線。有一次老頭兒向大海撒下網，——拖上來的是一網水藻。他再撒了一次網，——拖上來的是一網海草。他又撒下第三次網，——這次網到了一條魚，不是一條平常的魚，——是條金魚。金魚苦苦地哀求！她用人的聲音說着話：「老爺爺，你把我放回海裏去吧！我要給你貴重的報酬：為了贖回我自己，你要什麼都可以。」老頭兒大吃一驚，心裏還有些害怕：他打魚打了三十又三年，從沒有聽說魚會說話。他放了那條金魚，還對她講了幾句親切的話：「上帝保佑你，金魚！我不要你的報酬；回到蔚藍的大海裏去吧，在那兒自由自在地漫遊。」

老頭兒回到老太婆那兒去，向她講起這件天大的怪事情。「我今天捉到一條魚，是條金魚，不是條平常的魚；這條魚講着我們的話，請求我把她放回蔚

藍的大海，她要拿貴重的代價來贖她的身子：為了贖回她自己，我要什麼都可以。我不敢要她的報酬；就這樣把她放回蔚藍的大海。」老太太指着老頭兒就罵：「你這個蠢貨，真是個傻瓜！你不敢拿這條魚的報酬！就是向她要一個木盆也好，我們的那個已經破得不成話。」

於是老頭兒就走向蔚藍的大海；看見，——大海在輕微地波動起來。他就開始叫喚金魚，金魚向他游過來，問道：「你要什麼啊，老爹爹？」老頭兒向她行了個禮，回答道：「魚娘娘，你做做好事吧！我的老太太把我大罵，不讓我這個老頭兒安靜；她想要一個新木盆；我們那個已經破得不像話。」金魚回答道：「用不着難過，去吧，上帝保佑你，你們馬上就會有個新木盆。」

老頭兒回到老太太那兒去，看見老太太果然有了一個新木盆。這次老太太罵得更厲害：「你這個蠢貨，真是個傻瓜！只要了一個新木盆，你真蠢！木盆能有多大用處？蠢貨，滾回到金魚那兒去；向她行個禮，向她要座木房子。」

於是老頭兒又走向蔚藍的大海，（蔚藍的大海發起渾來。）他就開始叫喚金



魚，金魚向他游過來，問道：「你要什麼啊，老爹爹？」老頭兒向她行個禮，回答道：「魚娘娘，你做做好事吧！老太太罵得更厲害，不讓我這個老頭兒安靜；愛吵鬧的婆娘要座木房子。」金魚回答道：「用不着難過，去吧，上帝保佑你，就這樣吧；你們準會有座木房子。」

老頭兒走向自己的小泥棚，小泥棚已經無影無蹤；在他的面前，是座有明亮的房間的木房子，裝着磚砌的白煙囪，還有橡樹木板釘成的大門。老太太坐在窗下，指着丈夫就破口大罵：「你這個蠢貨，真是個地道的傻瓜！只要了座木房子，你真傻！滾回去，向金魚行個禮說：我不高興再做平凡的農婦，我要做個世襲的貴婦人。」

老頭兒又走向蔚藍的大海，（蔚藍的海水不安靜起來。）他就開始叫喚金魚，金魚向他游過來，問道：「你要什麼啊，老爹爹？」老頭兒向她行了個禮，回答道：「魚娘娘，你做做好事吧！老太太的脾氣發得比以前更加大，不讓我這個老頭兒安靜；她已經不高興再做農婦，她要做個世襲的貴婦人。」金魚回答

說：「用不着難過，去吧，上帝保佑你。」

.....

他們找到老頭兒，帶到她的面前來。老太婆對老頭兒說：「滾回去，向金魚行個禮說：我不高興再做自由自在的女皇，我要當海上的女霸王，這樣我就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，讓金魚來侍奉我，還要她供我使喚。」

老頭兒不敢違抗，也不敢說什麼話來阻擋。於是他就走向蔚藍的大海，看見海面上起了黑色的大風浪：激怒的波濤翻動起來，在奔騰，在怒吼。他就開始叫喚金魚，金魚向他游過來，問道：「你要什麼啊，老爹爹？」老頭兒向她行了個禮，回答說：「魚娘娘，你做做好事吧！我怎麼才能對付我哪個該死的婆娘？她已經不高興再做女皇，她要當海上的女霸王：這樣她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，你親自去侍奉她，還要供她使喚。」金魚什麼話都沒有講，只用尾巴在水裏一劃，就游進了深深的大海。老頭兒長久地站在海邊等候回音，沒有等到，就走回到老太婆那兒去——一看：在他的面前依舊是那所小泥棚；他的老太婆



正坐在門檻上，擺在她前面的，還是那個破木盆。

(戈寶權譯)

閱讀普希金的童話詩時，我在讀小學四年級。過了兩年，我升入成功中學。一進學校，我就尋找圖書館。但學校沒有圖書館，只有教導主任的妻子（也是我的老師）代行管理的幾架圖書。她脾氣很好，知道我愛讀書，就任我挑選。我一眼就盯上了《安徒生童話》。借回宿舍閱讀之後，我興奮得睡不着覺，另一股清泉又注入我的心靈。那是安徒生著名的童話《賣火柴的小女孩》。但那個時候，我並不知道安徒生是著名的童話作家。

這個故事很短。摘錄如下：

賣火柴的小女孩

天氣冷得可怕。正在下雪，黑暗的夜幕開始垂下來了。這是這年最後的一

夜——新年的前夕。在這樣的寒冷和黑暗中，有一個光頭赤腳的小女孩正在街上走着。是的，她離開家的時候還穿着一雙拖鞋，但那又有什麼用呢？那是一雙非常大的拖鞋——那麼大，最近她媽媽一直在穿着。當她匆忙地越過街道的時候，兩輛馬車飛奔着闖過來，弄得這小姑娘把鞋跑落了。有一隻她怎樣也尋不到，另一隻又被一個男孩子撿起來，拿着逃走了。這男孩子還說，等他自己將來有孩子的時候，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搖籃來使用。

現在這小姑娘只好赤着一雙小腳走。小腳已經凍得發紅發青了。她有許多火柴包在一個舊圍裙裏；她手中還拿着一紮。這一整天誰也沒有向她買過一根；誰也沒有給她一個銅板。

可憐的小姑娘！她又餓又凍地向前走，簡直是一幅愁苦的畫面。雪花落到她金黃的長頭髮上——它捲曲地鋪散在她的肩上，看起來非常美麗。不過她並沒有想到自己的漂亮。所有的窗子都射出光來，街上飄着一股烤鵝肉的香味。的確，這是除夕。她在想這件事情。



那兒有兩座房子，其中一座房子比另一座更向街心伸出一點，她便在這個牆角裏坐下來，縮成一團。她把一雙小腳也縮進來，不過她感到更冷。她不敢回到家裏去，因為她沒有賣掉一根火柴，沒有賺到一個銅板。她的父親一定會打她，而且家裏也是很冷的，因為他們頭上只有一個風可以從那上面灌進來的屋頂，雖然最大的裂口已經用草和破布堵住了。

她的一雙小手幾乎凍僵了。唉！哪怕一根小火柴對她也是有好處的。只要她敢抽出一根來，在牆上擦着了，就可以暖手！最後她抽出一根來了。哧！它燃起來了，冒出火光來了！當她把手覆在上面的時候，它便變成了一朵溫暖、光明的火焰，像一根小小的蠟燭。這是一道美麗的小光！小姑娘覺得真像坐在一個鐵火爐旁邊一樣：它有光亮的黃銅圓捏手和黃銅爐身。火燒得那麼歡，那麼暖，那麼美！唉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兒？當小姑娘剛剛伸出一雙腳、打算暖一暖腳的時候，火焰就忽然熄滅了！火爐也不見了。她坐在那兒，手中只有燒過了的火柴。

「現在又有一個什麼人去世了。」小姑娘說，因為她的老祖母曾經說過：天上落下一顆星，地上就有一個靈魂升到上帝那兒去。老祖母是唯一對她好的人，但是現在已經死了。

她在牆上又擦了一根火柴。它把四周都照亮了；在這亮光中老祖母出現了。她顯得那麼光明，那麼溫柔，那麼和藹。

「祖母！」小姑娘叫起來。「啊！請把我帶走吧！我知道，這火柴一滅掉，你就會不見了，你就會像那個溫暖的火爐，那隻美麗的烤鵝，那棵幸福的聖誕樹一樣地不見了！」

於是她急忙把整束火柴中剩下的火柴都擦亮了，因為她非常想把祖母留住。這些火柴發出強烈的光芒，照得比大白天還要明朗。祖母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顯得美麗和高大。她把小姑娘抱起來，摟到懷裏。她們兩人在光明和快樂中飛走了，愈飛愈高，飛到既沒有寒冷，也沒有饑餓，也沒有憂愁的那塊地方——她們是跟上帝在一起。



不過在一個寒冷的清晨，這個小姑娘卻坐在一個牆角裏；她的雙頰通紅，嘴唇發出微笑，她已經死了——在舊年的除夕凍死了。新年的太陽升起來了，照着她小小的屍體！

她坐在那兒，手中還捏着火柴——其中有一紮差不多都燒光了。「她想把自己暖和一下。」人們說。誰也不知道：她曾經看到過多麼美麗的東西，她曾經是多麼光榮地跟祖母一起，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。

（葉君健譯）

這個賣火柴的小姑娘首先喚起的是我自己的經驗。小時候我家很窮，和小姑娘的境遇差不多。我的家鄉雖然不下雪，但冬天還是很冷，我能體會到小姑娘備受寒冷的滋味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我也產生過幻想：家裏有一堆火，除了發放光明之外，還能發放溫暖。因此，小姑娘的火柴的發光發暖，便讓我特別嚮往。除了身世的共鳴之外，我還從這篇童話裏明白了一個大道理：

給人製造光明的人，自己卻站立在黑暗中，如同賣火柴的小姑娘。給人製造溫暖的人，自己卻站立在寒冷中，如同賣火柴的小姑娘。

於是，從那個時候起，我的思想底層便一直站立着這個小姑娘，也一直想到這個簡單而又深邃的道理。

在後來的生活中，我常常經受委屈，常常感受到黑暗與寒冷，但很少唉聲歎氣，怨天尤人。做了一些好事，也不要求社會給自己回報。直到今天，我還覺得，小姑娘劃亮的火柴的那團幽光，一直在我內心深處閃耀。因此，上個世紀八、九十年代，我閱讀高行健的《一個人的聖經》時就特別激動。他在書中寫道：我找到的所謂靈山，是心靈中那一點永遠不會熄滅的幽光。我便聯想起自己的童年時代，那個賣火柴的小姑娘為我播下的那一脈光明，正是我的靈山——我的心靈的山脈，山脈裏有清泉，有火炬，有暖流。釋迦牟尼住在靈山上，小姑娘立在雪地裏，但其暗示的人生道理是一樣的。

